

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现状、问题及 启示(2005—2018)

于芳

提 要 | 德国智库最初将中国视作经济大国,而后看到中国崛起不可逆转且会长期持续的趋势,认为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性大国,中国崛起会给世界带来政治经济方面的挑战,但对德国而言也有机遇。德国智库认为,作为一个地区大国,作为文明力量,在中德关系中德国应以合作和妥协代替对抗和遏制,不以自身的价值优越感去要求对方,实现共同成长。但德国智库在视中国为德国经济发展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机遇时,也强调价值观问题和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维护本国利益,突出中国给德国、欧洲带来的挑战。德国智库对中德关系的积极作用还有提升空间。

关键词 | 智库 中国崛起 德国 对华政策 海外中国研究

中图分类号 | K207.8

作者信息 | 于芳,1981年生,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讲师,100089。

一、前 言

近年来,德国较为频繁地发表涉华负面言论,德国民众对当代中国缺乏了解,对中国也有很多误解,并没有因为中国连续三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以及中德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积极合作而对中产生更好的印象。根据2016年进行的华为国家形象认知调查结果,仅有25%的德国受访者对中国持有积极认知,总体而言德国政商界人士比普通德国民众对华好感度更高。^①德国上下对中国的认知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能够同时对政治精英和民众产生影响的当属德国的政策咨询机构——智库。可以说,德国政府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情况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德国智库的涉华研究。^②如梅新育所说,外国智囊机构涉华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的研究成果和

结论常常会为其母国政府和企业提供指导,有时候甚至对华决策就是以此为据而制定的,在利益集团、中介组织和智库发达的欧美国家,这一点尤其突出。^③当前外国一些智库和学者在“中国形象”问题上日益扮演舆论领袖的角色,西方媒体对某些专业性很强的政策问题并不具有独立分析的能力,因此

^① Huawei, *Deutschland und China: Wahrnehmung und Realität—Die Huawei-Studie 2016*, Berlin: Huawei Technologies Deutschland GmbH, 2016, pp. 14–15.

^② 参见朱旭峰《透视国外智库的“中国脑”,他们如何影响世界和中国》,2009年12月10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0550753.html>。[2018-09-03]

^③ 梅新育:《外国智库涉华研究硬伤何其之多》,2011年5月19日,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sbzt/20110519/00539862935.shtml>。[2018-09-03]

需要借助智库和学者的研究成果来增强报道的权威性和可靠性。^① 因而有必要深入了解德国智库的涉华研究动态。

2013年,陈猛和翟石磊认为,德国智库看到了中国对非投资对非洲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效应并受到非洲国家人民的广泛认可,纠正了德国部分媒体和民众对于中非关系发展的错误认知,但也从中西方发展合作模式的差异和竞争性的角度对中国提出了批评,强调了中国对西方模式的挑战。^② 2015年,吴江认为,德国智库专家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持肯定态度,视其为构想开发新的贸易路线、销售市场和能源渠道以刺激经济增长,加强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地位的经济手段;以及积极应对以美国、俄罗斯为代表的大国外交的外交战略,凝聚了中国政府长期发展与欧亚邻国关系的努力。^③ 文中还提到,德国一些智库专家认为“一带一路”构想符合德国以及欧洲的利益,为中国与德国以及欧洲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机会。^④ 然而,2018年2月德国柏林两家智库联合发文称,“中国正在悄悄渗透欧盟”,^⑤渲染“中国威胁论”。

可见,德国智库对中国的看法有矛盾之处。德国学者裴德思曾批评说,德国智库将中国研究政治化贻害无穷,既有损于学科本身,也有损于中德合作。^⑥ 本文拟对默克尔政府时期的德国智库涉华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考察德国智库对中国的角色定位,主要试图就“德国智库如何看待和定位中国”“德国智库的涉华研究反映出哪些问题”等问题做出回答。

二、2005—2018年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现状

德国智库如何看待中国、如何定位中国在德国对外关系中的角色对于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以及中德关系的发展都会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和分析默克尔总理前三届任期(2005—2017年)内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数量和内容,有助于我们了解德国智库眼中的

中国角色,从而更好地理解默克尔4.0时期的对华政策,为加强中德人文交流、发展中德关系提供参考依据。

德国智库分为学术型智库、宣传性智库、政党型智库和合同型智库,^⑦一共100多家,其中22%涉及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德国智库可以通过委托的研究报告、代表或委员会、社交聚会、网络、大众传媒、学术出版、提供政策咨询等方式对决策过程产生影响。^⑧ 智库的互动对象包括政界、学界、政策咨询行业、媒体以及选民/公众。本文参考了国际智库研究机构对德国智库的影响力排名,并考虑到这些智库各自所代表的政治立场,从众多德国智库中选定了下列智库的涉华研究作为主要文本来源:政党型智库,包括阿登纳基金会(Konrad-Adenauer-Stiftung,亲基民盟)、赛德尔基金会(Hanns-Seidel-Stiftung,亲基社盟)、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Stiftung,亲社民党)、瑙曼基金会(Friedrich-Naumann-Stiftung,亲自民党)、伯尔基金会(Heinrich-

① 曲星、苏晓晖、李静《西方媒体涉华形象的形成机制与利益驱动》,2012年9月14日,http://www.ciiis.org.cn/chinese/2012-09/14/content_5338050.htm。[2018-09-03]

② 陈猛、翟石磊《近年来德国智库对中非经贸关系的评论及其启示》,《德国研究》2013年第4期,第73页。

③ 吴江《德国智库解读“一带一路”战略》,2015年5月12日,http://www.qstheory.cn/international/2015-05/12/c_1115254868.htm。[2018-09-03]

④ 同上。

⑤ 凤凰网《德国智库渲染中国“渗透”欧盟,要求审查中国投资》,2018年2月6日,http://news.ifeng.com/a/20180206/55823139_0.shtml。[2018-09-03]

⑥ 青木《德学者:将中国研究政治化贻害无穷》,2017年3月24日,http://oversea.huanqiu.com/article/2017-03/10367376_2.html。[2018-09-20]

⑦ (德)马丁·W.蒂纳特《德国智库的发展与意义》,杨莉译,《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第41~42页。

⑧ 同上,第45~46页。

Böll-Stiftung (亲联盟 90/绿党);学术型智库,包括德国全球和区域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GIGA);私人智库,包括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Stiftung)、德国外交政策协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Auswärtige Politik)、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合同型智库,包括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本文选取了 2005—2018 年间这些智库

涉及中国的简报、专栏投稿、评论文章、期刊文章、专著,以及在电视、广播、互联网上发表的观点等作为研究对象,先通过分类呈现德国主要智库涉华研究的聚焦分布,再采取文本分析法对其中的态度和观点进行分析,综合德国智库关于中国崛起、中国国际角色的主要结论,结合德国政府对华立场提出自己的思考。

1. 2005—2018 年德国智库涉华研究成果的数量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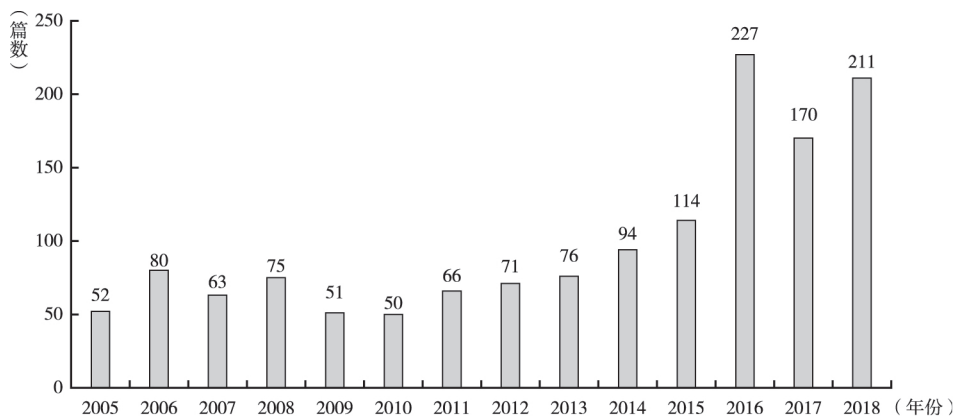


图 1 2005—2018 年德国智库涉华研究成果数量

从总体上看,所选取的德国智库对中国的研究在 2006 年和 2008 年达到两个小高峰,2009—2010 年有所回落,此后逐年增加,特别是在 2013 年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成立后,涉华研究成果大幅度增加。

各个智库涉华研究的数量呈现出不均匀分布的态势。德国外交政策协会、艾伯特基金会、阿登纳基金会、德国全球和区域研究所、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对中国研究的数量基本符合上述图表中的曲线走势,而其他几家基金会则呈现出不完全相符的情况。例如伯尔基金会,笔者查到时间最早的研究文章为 2007 年发表,之后每年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数量基本不超过 5 篇,有的年份甚至为零。贝塔斯曼基金会对中国研究的文章最早发表于 21 世纪初,2009 年、2012 年和 2013

年各有 4 篇,到 2016 年数量小幅增加。对中国研究具有不连贯性的智库还有德国的瑙曼基金会,对华研究文章数量在 2016 年远远多于以往各个年份。而立志成为欧洲最大中国研究中心的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自 2013 年成立后,有关中国的各种文章、分析等数量大幅度增加,风头一度盖过其他各类智库。

2. 2005—2018 年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话题分布

2005—2018 年德国智库对于中国的关注不是聚焦在单一的某个领域内,而是比较广泛地分布于政治、经济、外交、能源、教育等诸多领域。

根据相关性整合,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各个话题主要集中于这些领域: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民主、中国人

权、市场经济发展与稳定、社会保障、能源、环保、法律、中国对外关系、中国崛起等,近年来主要涉及中国崛起、中美贸易争端以及“一

带一路”倡议等。2005—2018年这些话题领域的研究成果数量各不相同,在整个涉华研究中所占比重也不尽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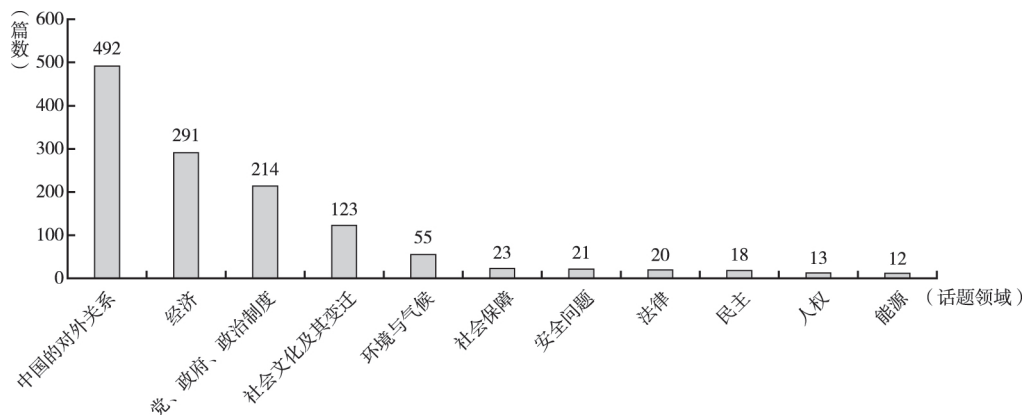


图2 2005—2018年德国智库涉华研究在各话题领域的研究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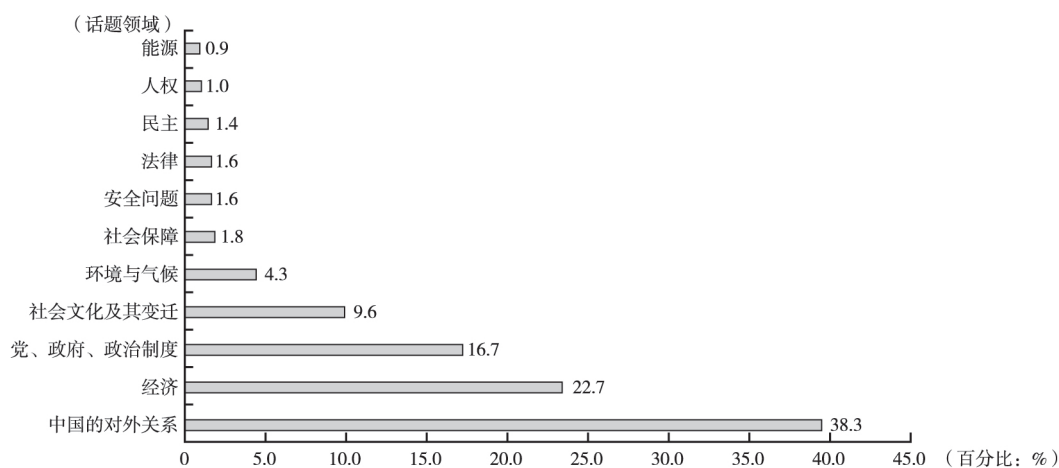


图3 2005—2018年德国智库涉华研究中各话题领域所占比重

从图2和图3可以看到,德国智库对中国的关注,首先聚焦于中国的对外关系发展(占整体研究数量的38.3%),既包括中国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关系,也包括中国在各种国际组织、地区性组织中的外交活动;既包括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解读,也包括对中国应对全球化策略的分析;既包括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国际问题诸如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上的合作,也包括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在非洲和拉美地

区的竞争与合作,其中“一带一路”倡议开展背景下中国的国际角色、中国崛起,构成德国涉华研究中的最大组成部分。可见,德国智库最为关心的是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如何与其他行为体互动,会发展成为什么样的力量,会给中国周边、欧洲、国际和平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第二大关注点是中国经济发展。德国智库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模式、中国应对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制度、

经济政策和创新,占总体研究数量的22.7%。特别关注近年来中国加强海外投资以及中国和欧美之间的贸易摩擦。

德国智库涉华研究关注的第三大领域是中国政治,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占整体研究数量的16.7%)。具体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话题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换届、领导人、改革、反腐、五年计划、港澳台地区的发展等。

德国智库关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及变迁的研究包括的话题比较丰富,涉及中国的城市化、变革、人口老龄化、独生子女政策、教育制度、中产阶级、宗教、中国人的集体意识等,占总体研究数量的9.6%。

3. 2005—2018年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热点聚焦

早在2005年,德国智库已经看到中国改革开放释放出的活力令中国经济在中长期内长足发展,对地区 and 世界经济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对外贸易和融入东亚地区经济方面。^①中国经济加速融入世界经济给欧洲国家带来挑战,基于中国劳动成本较低的现实,纺织工业、电子产品工业等领域遭受较大冲击,知识密集型产业如制药业、服务业甚至教育传统都感受到了危机。智库研究者提出,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家崛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欧洲对此要做好应对准备。^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过去几年中,德国智库特别关注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发展计划,包括中国加大海外投资、“一带一路”倡议等。德国智库对中国的定位从单纯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对新兴经济体的复杂认知。

(1) 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发展中国家到新兴经济体

德国智库认为,中国的消费电子产业在出口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仅占最终产品附加值的15%,并且仍然严重依赖芯片进口和外国技术的许可使用。在航空发动机等战略性关键领域,中国本土产品的表现仍然明显滞后。总的来说,中国仍然在全球知识

经济中占有次要地位。然而,一些趋势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尽管速度缓慢且不均衡。^③

德国智库认为,中国专利申请量在国内和国际上迅速增加。中国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交申请的最大增长来源,中国的创新得到了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研发预算的支持,该预算到2020年有望超过美国。^④尽管中国的技术水平仍然是中等,但有望在20年内与日本、欧盟和美国平起平坐。^⑤这种技术驱动力的最新表现是将中国制造业推向全球生产链,将国内创新从以客户为中心和效率驱动转移到工程和科学发明方面。中国正在从低附加值装配中心——“世界首选的分包商”(依赖高收入国家公司开发和投入)转变为技术前沿创新国。

(2) 中国加强对欧投资与16+1合作

2016年,中国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OFDI)跃升至近2000亿美元,欧盟是中国投资者最喜欢的目的地,2016年完成对外

^① Margot Schüller, “Wirtschaftsmacht China”, *Politische Meinung*, Nr. 423, Februar 2005, p. 41.

^② Markus Taube, “Die VR China als aufstrebende Macht in der Weltwirtschaft: Herausforderungen an Europa”, *Politische Studien*, Nr. 408, Juli/August 2006, pp. 26–35.

^③ Thilo Hanemann & Mikko Huotari, “Chinesische Investitionen in Europa erreichen neues Rekordniveau—Debatte über Risiken”, 2017.01.03, <https://www.merics.org/de/papers-on-china/chinesische-investitionen-europa-erreichen-neues-rekordniveau-debatte-ueber-risiken>. [2019-06-19]

^④ John Lee, “China’s Role in Global Innovation—more than a fast Follower? (Part One)”, 2016.07.06, <https://www.merics.org/en/blog/chinas-role-global-innovation-more-fast-follower-part-one>. [2019-06-12]

^⑤ John Lee, “China’s Role in Global Innovation—more than a fast Follower? (Part Two)”, 2016.07.07, <https://www.merics.org/en/blog/chinas-role-global-innovation-more-fast-follower-part-one>. [2019-06-12]

直接投资交易超过 350 亿欧元,比 2015 年增加 77%。中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占整体海外投资的 1/3 强,其次是信息和通信技术、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房地产不再是中国海外投资的重点。对德投资和对英投资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①德国智库认为,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额较低,但却让中东欧的欧盟成员国改变对外政策考量、妥协欧洲原则以适应中国的投资,从而削弱了欧盟在重要外交政策领域以一个声音说话的能力。

(3) 中国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还是改革者

德国智库认为,中国通过加强主权来扩大外交资本,逐渐上升为全球性领导国家。^②德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艾伯哈特·桑特施耐德教授称,中国崛起将会带来 21 世纪国际舞台上权力政治的关键性冲突,它不一定表现为军事冲突,而是会在各个领域延伸开来:国家形象的竞争、经济竞争、资源竞争、技术竞争等。此时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全球竞争并非直接对抗,中国还要依赖西方投资、技术来发展自身,但一旦中国放弃了外交政策中的实用主义,开始推行连贯的全球利益政策,那么这种竞争关系将会发生变化。^③他认为美国世纪并未走向终结,但中国的崛起是切切实实需要适应的现实。尽管西方政治精英不乐意看到来自中国不同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挑战,但中国已经在成长为全球性建构力量的道路上,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到 2015 年,德国智库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普遍认识到中国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技术不断进步,将会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起到核心作用。

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性力量必将拥有自己的定位设想,不希望美国在世界上再占据主导地位。而欧洲比美国更愿意接受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但要面对中国,欧美必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坚持西方世界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规范,^④因为中国正在以安全、稳定、有全球领导能力的形象呈现

给世界另一种选择,给西方世界带来挑战。^⑤

(4) 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矛盾看法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欢迎。在欧盟层面上,德国主张使用欧盟—中国连接平台,以确保中国“一带一路”相关的欧洲投资符合欧盟规则和标准。然而,也有智库专家担心该举措有可能削弱欧盟的投资规则,并削弱竞争中国投资的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团结。

2015 年 6 月 26—28 日的“山村对话”中,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布了一份题为《新丝路沿线的合作》的报告。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自 2013 年提出以来主要为新丝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提供了框架性方案,赞同该倡议的人强调所有参与项目的国家能够平等合作,互利互惠。^⑥但德国智库对“一带一路”并不完全持乐观态度,也有不少批评的

^① Thilo Hanemann, “Mikko Huotari: Record Flows and growing imbalances”, 2017. 01. 03, <https://www.merics.org/en/node/6721>. [2019-06-12]

^② (德) 达斯汀·德黑兹《对国际关系的不同透视——德中两国在世界上》,阿登纳基金会编《中德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相互挑战还是立场一致》,北京:德国阿登纳基金会,2010 年,第 3~11 页。

^③ Eberhard Sandschneider, “Globale Rivalen”, 2007. 03. 14, <https://dgap.org/de/think-tank/publikationen/buchpublikationen/globale-rivalen>. [2017-01-21]

^④ Mikko Huotari, “Preparing (for) China’s Vis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2016. 02. 13, <https://www.merics.org/de/blog/preparing-chinas-vision-international-order>. [2019-06-12]

^⑤ Kristin Shi-Kupfer, “The ‘China Path’ versus the Western Model”, 2017. 10. 16, <https://www.merics.org/en/blog/china-path-versus-western-model>. [2019-06-10]

^⑥ Körber-Stiftung, “Kooperation entlang der neuen Seidenstraße”, August 2015, p. 1, https://www.koerber-stiftung.de/fileadmin/user_upload/koerber-stiftung/redaktion/bergedorfer-gespraechskreis/pdf/2015/Konferenzbericht_BG-159-DE.pdf. [2019-06-19]

声音,如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外交的新手段,用经济手段代替军事手段实现在东南亚地区的目标,因为过去几年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实力增强产生了不安。甚至有智库提出,西方世界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谨慎克制的终结,随之将中国崛起、重塑国际秩序、西方衰落联系到一起。^①

特别是当前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的交织削弱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稳固性,中间阶层的弱化以及右翼民粹势力的兴起,加深了民众对民主体制的怀疑。欧洲多个国家的右翼民粹政党如德国的“选择党”、英国的“独立党”、法国的“国民阵线”等纷纷在大选中有所斩获,他们不仅反精英、反主流,也反外来移民,更反对欧洲一体化。欧洲一体化是德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框架条件。在欧洲遭遇团结危机和信任危机时,“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在德国看来是让中东欧国家疏远欧盟乃至脱离欧盟的做法。^②

德国智库涉华研究中对中国的看法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一些智库学者认为中德关系、中国崛起是德国和欧洲的机会,中德、中欧之间既是竞争者又是合作者,德国、欧洲的未来发展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如阿登纳基金会的迪特·阿尔特豪斯(Dieter Althaus)认为中国有大量消费者,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快速城市化和收入增长,为德国制造商和供应商提供了大好机会。^③ 中国问题专家胡谧空(Mikko Huotari)认为,虽然美国现在将中国定义为大国冲突中的战略竞争者,但欧洲对此看法不同,中国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影响欧洲的利益,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各种作用,特别突出地体现在两个角色上——“外交官”和“设计师”:在世界舞台上推动多国外交、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对国际(包括联合国)安全政策基础规范做出更多承诺,参与制定国际和平与安全政策。在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过程中,欧洲的反应也将对中国的角色产生一定影响。^④

三、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问题及原因

根据对德国智库2005—2018年的涉华研究成果分析,可以看到,德国智库一方面关注到中德之间不断增加的双边贸易额、越来越紧密的对话与合作趋势,另一方面,作为政府智囊的智库对中国的定位存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德国政府对华政策中的负面认知,引人深思。综合来看,德国智库对中国的定位偏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 德国智库的公共影响力有限

智库的主要任务是公开其研究成果,设置议程,引导舆论,塑造舆论。德国智库的影响力有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德国智库的涉华研究尽管在欧洲名列前茅,但在全球范围内并不特别突出,虽然主要关注中国发展和中德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但设置议题引领中国研究的前瞻性不足。2008年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北京举办第29届奥运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些都成为德国智库加大对华关注力度的现实背景。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① Dietmar Dirmoser, “Die Seidenstraße, Eurasien und die Alte Welt”, Februar 2018, p. 15,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id-moe/14190.pdf>. [2019-06-19]

^② Sigmar Gabriel, “Rede des Bundesministers des Auswärtigen bei der Mü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2018.02.17,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Bulletin/2018/02/19-3-bmaa-sicherheitskonferenz.html>. [2018-05-15]

^③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Die Rolle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2018.04.09, <https://www.kapp.de/veranstaltungsberichte/detail/-/content/die-rolle-der-deutsch-chinesischen-beziehungen-in-der-weltwirtschaftl>. [2019-06-12]

^④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China: Eine Weltmacht auf dem Weg zum globalen Sicherheitsakteur”, 2018.02.12, <https://www.kas.de/veranstaltungsberichte/detail/-/content/eine-weltmacht-auf-dem-weg-zum-globalen-sicherheitsakteur1>. [2019-06-12]

而欧洲却深陷债务危机,眼见中国经济仍能保持相当幅度的增长,德国曾寄希望于中国出手援助欧洲走出危机,这是2012年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的重要议题。(2)德国智库公开的涉华研究成果不如德国媒体的影响力大。尽管德国智库看到中国崛起的趋势不可逆转,并有学者提出要建设性地采取策略应对中国崛起,但它们对于塑造德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影响力较小。而德国媒体有选择性的报道塑造了“中国落后”“中国崛起是威胁”“中国要买下德国高科技”等负面形象,既能吸引眼球,迎合对中国不甚了解的西方读者,又能获得部分利益集团的资金支持,从而深刻影响了德国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

2. 德国智库的涉华研究关注重点有局限性和矛盾性

德国智库涉华研究与德国媒体涉华报道的重心不同。如果仅仅透过德国媒体报道来看中德关系,很容易获得一种印象:关于中德经贸往来的报道占据了媒体报道的很大篇幅。2016年的华为国家形象调查报告显示,德国媒体关于中国经济和创新的报道数量占涉华报道总量的54%。^①然而,德国智库对中国经济的关注只占涉华研究总量的22.7%,而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关注占38.3%,远远超过了德国智库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研究的平均占比(22%)。^②它们重点探讨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中国的形象、中国是地区大国还是世界大国等,并注意到中国崛起过程中中国智库所扮演的角色。

德国智库的涉华研究相较于媒体的涉华报道更为深入,更具有学术性、政策性,也相对更为理性,主要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通过其研究成果影响政府决策以及社会舆论,^③但其研究具有矛盾性。这是因为当前理解德国的国家利益离不开三重维度:德国的德国、欧洲的德国、世界的德国。

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德国需要中国这一重要的贸易伙伴。2002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德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2016—2017年,中国连续两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高达1800多亿欧元。德国是欧洲对华技术转让最多的国家,也是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德国在华企业有8200家,分布在化工、汽车、金融、电子电气、制药和零售等众多领域。中国对德国出口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有较大比重,德国在机械制造、环保、医药、汽车等许多领域处在产业链的高端,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中德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在产业升级、智能制造、节能环保等领域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诚然,随着中国海外投资增多,技术不断进步,中德之间在某些领域的竞争性会增强,但这是正常的市场竞争关系,无损于中德经贸关系发展的总体合作趋势。

作为欧洲的德国,自2014年以来,德国政要在多个国际场合表示德国要推行“积极有为”的外交,在国际上承担更多责任,领导意愿加强,经历欧洲多重危机的洗礼后对自身作为欧盟领导国家的身份更为自信。2018年8月29日,德国外长马斯在媒体采访中称“德国的国家利益有自己的名字——欧洲”。^④这意味着,分析德国利益的三个层次中,欧洲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德国智库较为广泛地认同:作为欧洲国家中与中国联系最紧密的国家,德国视中国为关键性伙伴,从气候变化到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问题,都离

^① Huawei, *Deutschland und China: Wahrnehmung und Realität—Die Huawei-Studie 2016*, 2016, p. 114.

^② Christian Rohm, *Think Tanks als Akteure der wissenschaftlichen Politikberatung in Deutschland—Eine Bestandaufnahme*, GRIN Verlag, 2012, p. 18.

^③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课题组《怎么看国外智库的中国问题研究》,2015年3月2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302/c40531_26618773.html. [2018-09-03]

^④ Auswärtiges Amt, “Das nationale Interesse Deutschlands hat einen Namen: Europa”, 2018.08.19,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de/newsroom/maas-welt-am-sonntag/2128426>. [2018-09-03]

不开中国的参与。中国也是德国市场上最大的客户群体。在德国高校,中国留学生也构成了最大的留学生群体,中德之间正在形成越来越紧密的社会网络。德国的发展策略离不开对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考察与思考。德国智库认为,中国的自信日益增强表明,西方的做法应当以共同演进为目标,用合作代替对抗,用妥协代替遏制,用协商规则代替单方面推行规则,建立起长期信任而不是用自己的价值观给对方上课,应将中国视作平等的伙伴,而不是炫耀欧洲的优越感。^① 欧洲和德国因为债务危机和乌克兰危机而相对滞后,如果在认识中国全球性大国的角色方面、在将中国作为战略重点方面不跟上的话,将无法跟上中国的快速发展。^②

在国际舞台上,德国以西方民主制度的代言人自居,特别是特朗普上台采取了一系列破坏自由贸易规则和多边主义原则的措施后,德国更加重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规范,对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特别是近年来的“一带一路”倡议充满矛盾心理。一方面德国看到对自身经济发展、对全球化趋势的有利机会,想积极参与、从中获益;另一方面带有冷战思维的“地缘战略论”将中国视作威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一带一路”倡议,始终希望能在跨大西洋友谊的基础上,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应对非西方世界的挑战。

四、启 示

本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十家德国智库

在2005—2018年的涉华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涉华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德国主要智库涉华研究在此期间内总体趋势是不断增多的,但不同年份有较大起伏,德国智库基于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目的,在世界权力转移、欧洲陷入多重危机的背景下,重点关注中国崛起。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部分观点经过利益和价值观的过滤后,有选择地出现在德国政府领导人的涉华言论和官方文件中,但德国智库对德国人的中国观塑造弱于德国媒体。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德国智库对中国的看法具有两面性。一些德国智库的研究者认为德国经济发展、国际问题的解决、国际秩序的重塑都需要中国,应加强中德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另一些智库研究者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中不能满足欧方规范下的自由贸易、公平竞争、透明度、社会、经济可持续性条件,^③认为中国是西方制度的挑战,尤其在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后,欧洲必须逐渐适应不能再完全依赖美国的现实,此时中国的崛起对于一心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欧洲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④此外,本文还分析了德国智库涉华研究具有两面性的利益根源,在诸多利益层面中,德国对于实现欧洲领导力量、维护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诉求决定了其对中国的看法与态度。要改善德国对华态度与看法,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第一,总体上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积极因素在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建议中有所体现,我们应积极借用其智库涉华研究中于我

^① Eberhard Sandschneider, “Gestaltungsmacht China—Mit Kooperation statt Konfrontation zur Ko-Evolutio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Nr. 2, März/ April 2012, pp. 44–51.

^② Johannes Kadura, “Cybersecurity and China’s Rise as a Global Power—A Challenge for Europe”, 2015. 11. 05, <https://dgap.org/en/think-tank/publications/further-publications/cybersecurity-and-chinas-rise-global-power>. [2017-01-20]

^③ Sebastian Schiek, “Bewegung auf der Seidenstraße. Chinas ‘Belt and Road’-Initiative als Anreiz für zwischenstaatliche Kooperation und Reformen an Zentralasiens Grenzen”, 2017. 08, https://www.swp-berlin.org/fileadmin/contents/products/studien/2017S16_ses.pdf. [2018-06-28]

^④ Volker Stanzel, “Machtverschiebungen in Ostasien. Chinas Welt und Europas Platz darin”, *OAG Notizen*, 2017, No. 6, p. 19.

有利的观点和话题,通过与相关智库对话、合作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争取让这些研究观点成为引导德国舆论的重要力量,以获取更多的积极舆论支持。^①

默克尔政府前三届任期内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中国定位以及政策建议的积极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中国正在从亚洲大国走向全球性大国的道路上,这个过程将会长期持续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同中国保持合作对德国而言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2)无论中国未来作为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德国始终要扎根欧洲,要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才能确保在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3)要加强中德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加深了解,减少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差异带来的矛盾和摩擦。2018年德国政府联合执政协议明确提出中国的政治和未来发展对德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地缘政治角色会不断加强,德国应加强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德国经济的巨大机会。^②这是德国政府联合执政文件中首次认可中国除了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地位之外的政治、军事实力增长带来国际体系的变化,并且是影响到欧洲未来命运的变化。德国政府还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德国既是机遇,也是风险,德国希望能够找到欧洲的

应对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更好地塑造德国和欧洲的金融手段。^③这无疑体现了智库的对华理念。智库能通过影响决策者的观念,影响媒体的看法,通过媒体影响民众的态度,来改变德国上下对中国的认知和看法,德国智库对中国的积极立场将对中德关系起到推动作用。

第二,加强中德智库交流,力图掌握制造“中国观”的话语主动权。默克尔政府在联合执政协议中的德国对外关系部分十分强调“受到价值规范的、以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政策”,^④强调中国是不容忽略的挑战。^⑤德国推行“利益引导的、受价值观约束的”外交政策,在中德关系中,观念因素对于双边关系的定调、发展、交汇和冲突的作用不亚于国家经济利益。智库的一大重要作用是向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因此有必要研究德国智库发挥舆论影响力和意见领袖角色的主要途径,加强对其整体涉华研究的动态把握。中国和德国的智库应当加强对话和交流,只有在不断互动交流中,才能充分交换信息和意见,以接触促进相互了解,减少敌意,扩大共识,有助于我们在德国人“中国观”产生的源头发挥影响力。^⑥

(责任编辑:祝伟伟)

① 新华国际《西方智库制造“中国观”的主要做法及启示》,2012年6月29日,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2-06/2865373.html。[2018-10-05]

②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 CSU und SPD: Ein neuer Aufbruch für Europa. Eine neue Dynamik für Deutschland. Ein neuer Zusammenhalt für unser Land, Bundesregierung”, 2018.02.07, p.153,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resource/blob/975226/847984/5b8bc23590d4cb2892b31c987ad672b7/2018-03-14-koalitionsvertrag-data.pdf?download=1。[2018-12-17]

③ Ibid.

④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 CSU und FDP: Wachstum. Bildung. Zusammenhalt. FDP, Bundesregierung”, 2009.10.24, p.118, https://www.cdu.de/system/tdf/media/dokumente/091026-koalitionsvertrag-educs-fdp_0.pdf?file=1。[2018-12-17]

⑤ Ibid., p.120.

⑥ 新华国际《西方智库制造“中国观”的主要做法及启示》,2012年6月29日。